

我随书记去调研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秀丽 鲁融冰 刘蓉

【调研主题】

洞庭西滨的汉寿县，是名副其实的水乡。长期以来，汉寿人“靠水吃水”，养殖珍珠、种植欧美黑杨，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洞庭湖总磷超标问题备受关注。为“守护好一江碧水”，汉寿县全面清退近8万亩珍珠、12.2万亩欧美黑杨，推进区域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如何让数以万计的种养户退得出、稳得住、发展得好，又让洞庭湖水生态环境得到保护？5月18日，记者跟随汉寿县委书记周功表一起调研，看汉寿如何寻求西洞庭水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发展的平衡点。

【把脉问诊】

珍珠“财路”没了，就另寻出路

汽车行驶在汉寿县的乡村公路上，窗外闪过一方方水池，水光潋滟。

这些方格子，大多为汉寿甲鱼养殖池。一只只甲鱼爬上岸，悠闲地晒太阳。见有人靠近，它们“扑通扑通”钻进水中。

在汉寿县岩汪湖镇金盆岭村一幢别墅前，周功表见到户主贺聪勇：“贺老板，你这房子这么气派，产业搞得蛮红火吧？”

“还行，还行。”贺聪勇有些拘谨，一下“交了底”，“以前养珍珠，挣了些钱。”

贺聪勇今年36岁，曾在广东中山一家灯具厂做产品设计。2013年底返乡，承包水面300余亩养珍珠，套养鱼。“效益最好时，每亩收入1.5万元。”

眼见贺聪勇欲言又止，周功表接过话茬：“过去，汉寿珍珠养殖红火，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可这背后付出了沉重代价，水中总磷、总氮超标。县里痛下决心，用3年时间，让近8万亩珍珠养殖清零。”

“可不嘛，眼看着好好的水变浑、变臭，我们的心疼，毕竟我们也生活在这里。”贺聪勇说。

“我理解你们，珍珠亮了，收入高了，退出养殖，心里肯定不舍。”周功表与贺聪勇推心置腹，“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大家退养后发展得怎么样。”

贺聪勇越谈越放松：“珍珠‘财路’没了，就另寻出路。去年，我转型养鲈鱼，没经验、没技术，亏了10多万元。”

“今年怎么打算？有什么困难？”周功表问。

“现在鳊鱼、甲鱼市场行情好，我计划下个月投苗，搞鱼鳖混养。”贺聪勇说，“初次尝试鱼鳖混养，心里没底，希望县里给予技术指导。”

周功表听罢，对随行调研的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肖敏说，养殖户的需求点，就是政府工作的着

找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平衡点

——汉寿县委书记周功表调研西洞庭湖区种养户



调研现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蓉 摄

力点。要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派出专业指导，开展技术培训。

怎样让培训更有效，怎样更好地指导珍珠养殖户转产？

往下一调研点途中，大家在车上讨论开了：最好是把培训课堂搬到养殖基地，因地制宜给出指导方案，让养殖户真正把技术学到家……

汉寿珍珠全面退养后，珍珠销售企业过得怎样？周功表来到岩汪湖镇陈军堤村珍珠市场调研。

在湖南鑫恬珠宝有限公司，店主马鑫正通过直播间，指导粉丝辨别珍珠。周功表拿起珍珠，当起“粉丝”。

马鑫一家从事珍珠养殖和珍珠首饰销售20多年，曾承包水面600多亩。她介绍，失去了产地优势，店里的珍珠全靠进货，成本翻番。这两年，公司开拓线上销售渠道，年均销售额1200万元，约占总销售额90%。

看到养殖户转战电商，周功表说：“我们要加大电商培训，引导珍珠销售企业更好地开拓市场。”

吃上“生态饭”，赢得大市场

在龙阳街道南湖社区，从欧美黑杨种植转型甲鱼养殖的曾宪蛟，正在基地检测水质。看到调研干部，他热情地带大家参观甲鱼养殖基地。

欧美黑杨有“湿地抽水机”之称，吸水能力强，导致湿地日益陆地化，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特

别是在种植密集的地方，候鸟无处安栖，出现“树下不长草，树上不落鸟”的怪象。

“你以前种了多少亩欧美黑杨？”周功表问。

“我从2012年开始，在洞庭湖边种了700多亩欧美黑杨，2018年全部清除。”曾宪蛟回答。

“如今，西洞庭湖水碧草青，候鸟归巢，鱼虾多了，水质达到Ⅲ类以上，这都离不开你们的支持。”周功表说，你们转产养殖甲鱼，也要坚持绿色发展，采取大水面、低密度、仿生态的养殖模式。吃上“生态饭”，才能赢得大市场。

曾宪蛟听罢连连点头。他告诉调研人员，欧美黑杨砍伐后，他曾到贵州做家具生意，结果亏了本。2020年，他回乡入股同学代海波的甲鱼养殖基地。

“周书记，县里能不能支持我们搭建幼鳖温室大棚，解决种苗‘卡脖子’问题。”曾宪蛟说，因没有温室大棚，基地自孵的幼鳖不得不贱卖，再花钱从外面购买适合下塘的苗子。一进一出，看着钱溜走。

“你们只管敞开了讲。”周功表一边回应，一边叮嘱调研干部，“我们要关注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搞清楚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

“最好能搭建汉寿甲鱼交易平台，价格统一透明，直接对接客商”“汉寿甲鱼产业发展迅猛，我们也担心，规模大了，市场价格不好”……曾宪蛟和代海波你一言，我一语，与周功表一行交流越来越深。

“大家放心，现在消费者对甲鱼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只要我们坚持生态养殖，就不怕没有市场。”周功表说，汉寿是“中国甲鱼之乡”，也是“长寿之乡”，“长寿之乡”发展甲鱼这一“长寿产业”，举办甲鱼产业大会，对接重点水产市场客商、销售商、餐饮企业，让汉寿甲鱼有价有市。

“甲鱼养的年份越久，品质越好，价格越高。全县计划对甲鱼进行分级销售，像年份酒一样，推出年份甲鱼。”周功表的一番话，逗得大家开心地笑了。

洋湖湖镇建设村，珍珠退养户林传懂家的560多亩养殖水面，波光粼粼。“书记，我们搞鱼鳖混养，最迫切想解决尾水治理问题。另外，资金还有一定缺口，有没有办法解决？”

从2021年开始，汉寿县把水产养殖尾水治理纳入水环境绿色发展体系，建设沉淀池、生态浮床等设施，经过集水、沉淀、过滤、曝气氧化、微生物净化、生态化处理等尾水治理工艺，确保养殖尾水达标排放。

听完林传懂的诉求，周功表交代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主任郭志刚，尽快帮他按要求申报项目、申请贷款。

汉寿甲鱼养殖面积14.5万亩，甲鱼繁育养殖户2000多户，从业人员5万人以上，年产值60亿元，超过当年珍珠产业最高峰时的产值。周功表一边调研，一边给养殖户鼓劲：“大伙加油干，我们的甲鱼产业，肯定会一年比一年好！”

【调研感言】

退得出 稳得住 发展好

汉寿县委书记 周功表

“守护好一江碧水”，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更是全体汉寿人刻在骨子里的共识。

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我们以“改善水质、修复生态、人水和谐”为目标，疏堵结合、标本兼治，顺利完成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2.2万亩欧美黑杨清理，全面退出近8万亩珍珠养殖，数万珍珠养殖户、渔民、农林成功上岸，转产转业。

既要退得出、稳得住，还要发展好。为找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平衡点，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政策帮扶、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安置等举措，做好退养户、渔民、林农的转产服务工作，引导他们向名贵特种养殖、蔬菜种植、网络电商、企业就业等方向转行，拓宽增收渠

道，提升幸福指数。

抓环境保护就是抓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坚决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持续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深入推进水生态系统修复，促进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贡献汉寿力量。

【随行随笔】

百姓心里话，听着蛮舒坦

鲁融冰

听真话、察实情，一上午时间，收集到7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周功表的调研之行，收获满满。

珍珠退养户贺聪勇，起初拘谨，渐渐放松，提出鱼鳖混养技术支持的诉求；不善言辞的曾宪蛟，接连说出转产后的种种困惑……从技术短板、资金缺口等困难，到产销对接、政策扶持等方面建议，大家畅所欲言，袒露心声。

不难看出，对于领导调研，老百姓打心底欢迎。他们反映诉求，讲的是真心话，谋的是贴身事，句句直击问题要害。

办培训班把技术送到家，推广“鱼鳖贷”解决资金瓶颈……调研每到一处，随行的职能部门负责人，竖起耳朵听诉求，能作答的现场“交卷”，需研究的记在心里。

群众事，无小事，每一件都需要我们用心解决。对广大干部而言，找准病灶、开出良方，让调研落到实处，真心实意维护群众利益，这样的人民公仆，人民打心眼里欢迎。

【调研之后】

调研西洞庭湖水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发展时，汉寿县委书记周功表对群众提出的资金、技术、产销对接、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诉求，逐一交办。5月29日，记者回访，了解进展。

汉寿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肖敏告诉记者，他们将以汉寿县成功申报“中国长寿之乡”为契机，擦亮“汉寿甲鱼”品牌，通过举办甲鱼产业大会、创建院士科研基地、组建甲鱼医院、推广“鱼鳖贷”，近期将举办技术培训班，精准回应群众诉求。

汉寿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与洋湖湖镇负责人现场察看，该基地符合尾水治理项目申报要求，已指导养殖户申报项目资料并上交上级部门；对曾宪蛟提出的建幼鳖温室大棚的想法，该中心与龙阳街道负责人积极对接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经现场察看、对比，曾宪蛟的甲鱼养殖基地可按政策和要求建温室大棚。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协助他走报建流程。

湖南日报全媒体将持续关注这些问题的解决进展。

登山季，来自珠峰的湖南答卷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普庄 蔡矜宜

时至5月底，珠穆朗玛峰地区今春登山季临近尾声。

据统计，珠峰南坡所在的尼泊尔，今年共发放478张登山许可，创历史纪录。今年共有8名湖南人从南坡登上海拔8848.86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登顶人数接近此前的历史总和。

湖南省登山队今年共派出一支9人的队伍出征，开创了我国登山运动员以团队形式建制地攀登珠峰的先河。

越来越多的人实现“珠峰梦”的背后，是登山运动的普及和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今年湖南攀登者的“集体爆发”，也让我们有机会更近距离地了解真实的珠峰与珠峰攀登。

最艰难的一年，湖南人集体爆发

2007年，徐江雷成为第一位登上珠峰的湖南人。

16年之后，他的女儿徐卓媛成为第10位登上珠峰的湖南人。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湖南共有8人完成登顶。其中徐卓媛和李道勇、曾垂、唐玲、刘群英5人是以个人身份通过国内外俱乐部报名攀登，湖南省登山队则有队员刘杨、鲁明勇和随队高山摄像师党鹿鹿成功登顶。这样一来，湖南登顶的珠峰的总人数已从今年之前的9人，一举跃升至17人。

2023年，却是攀登者公认最艰难的一年。

由于气候多变，珠峰地区每年的攀登线路实际上都在发生变化。今年直到5月13日，珠峰南坡登顶的线路才被修通。在天气和各种偶发因素下，今年珠峰南坡登山季死亡人数已达12人，另有5人失踪。

湖南省登山队是今年珠峰南坡“难度升级”的亲历者。队伍于尼泊尔当地时间4月28日凌晨开始进行了高海拔适应性训练，仅仅是从海拔5365米的大本营到海拔



湖南省登山队在攀登途中。

湖南省登山队供图

5900米的C1，这段旅程耗时便超过12小时，“线路和想象的不一样，和之前流传的也不一样，困难远超预期”。

最终登顶的队员刘杨，至今对于这段旅程中的一幕依然心有余悸：在前往C1的路途中，他不小心掉进了冰裂缝，所幸始终都挂了主锁在路绳上，才让他免于掉进万丈深渊。全队都在喊“HELP”，最后在五星夏尔巴向导合作下，刘杨才被拉上来。

数据显示，今年尼泊尔国家旅游局共发放了478张登山许可，其中97张给了中国人，为全球最多。照此计算，8人登顶，算得上是湖南攀登者的一次“集体爆发”。

湖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熊倪表示，越来越多的人登珠峰的背后，是登山运动被更多的人熟悉和接受，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体育运动带给人们的参与感、归属感和幸福感日益提升。“攀登者在坚持科学训练、做好充分安全措施的前提下，挑战攀登极限，其体育精神值得赞赏，但必须强调的是，科学、安全是前提。”熊倪说道。

2013年，林曦成为湖南首位登顶珠峰的女性；10年过去，她在接受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登山，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攀登者挑战的不是珠峰，而是自己。登完珠峰，我觉得我变成了一个心胸更开阔的人。”

坚持与放弃，勇气与敬畏

对于珠峰上的攀登者而言，有多少赞誉和仰望，便有多少不解和质疑。就像山坡的阳面和阴面，有人将目光聚焦在一个个登顶的高光时刻，也有人在抨击攀登珠峰是在“污染环境”“盲目逞能”……

众多经历了精心筹备、艰苦训练，却最终未能登顶的攀登者，或许更能表现出普通人虽不达却已竭尽所能的一面。

廖武军是湖南省登山队队长。他是一名健美运动员，用“体壮如牛”形容这位中年汉子，实不为过。5月18日，他在距离珠峰峰顶只有100米的地方选择了下撤。

“接近登顶的时候，换氧气花费了太长时间，我感到窒息，进而是恐惧，这种恐惧直到重新吸上氧气也没有消失。”廖武军说，多年的登山经历让他意识到两件事，一是直面恐惧，心怀敬畏，二是始终记住“登顶不是终点，回家才是”。

“真正的攀登者，永远心存敬畏。敬畏科学，敬畏生命，敬畏大自然。”近日来因在海拔8500米处放弃登顶选择救人而被人熟知的湖南省登山队领队范江涛说道。

作为一名攀登者，吉首大学旅游学院教授、院长鲁明勇在今年登顶珠峰前表示，攀登珠峰不应被神圣化，但更不该被妖魔化。“攀登者当中不少人本来就是热衷于环保、公益的人士，我们今年一路徒步至南坡大本营，连一处乱扔垃圾的现象都没见到，其实这也是一种敬畏之心。”鲁明勇说道。

5月初，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曾在珠峰南坡大本营采访。在这个海拔最高的“地球村”里，人们的环保意识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厨余垃圾会经过晾晒，待水分蒸发后再带下大本营；人类粪便会在厕所经收纳后带下山进行处理，所有可能污染环境的废弃物均不允许接触冰川……

今年是人类登顶珠峰70周年。70年过去，人类对地球之巅，经历了从无知到了解，到熟悉的过程。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会使用“征服”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的攀登行为。正如首位登上珠峰的夏尔巴向导丹增那句名言：“人征服不了山，人能做的只是攀登上山，就像孩子爬上母亲的膝头。”

2023年5月26日，海拔6000米左右高空拍摄的珠穆朗玛峰（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记者手记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普庄

4月29日，应湖南省登山队邀请，我踏上了前往尼泊尔境内珠峰南坡大本营的旅程。

根据采访计划，应该在5月3日或4日完成采访回到长沙。然而实际回国的时间，已经是5月7日，比原计划晚了3-4天。时间都去哪儿了？

在尼泊尔采访期间，问了身边所有的人，得到的答案是：“不确定性”，是登山运动唯一能确定的事情。

5月1日，从加德满都前往珠峰大本营的日子。经过从清晨6点到中午的行李转运、安检、候机，我于中午时分，“顺利地”——返回加德满都市中心的酒店。原因是，中转地——世界最危险机场卢卡拉机场因天气原因不具备直升机起降条件。

5月2日，被迫夜宿中转地卢卡拉。原因依然是，珠峰大本营暴雪，直升机无法降落。

5月3日，“毫无悬念”抵达大本营。在突如其来的高反下，吸着氧将两天的采访压缩到一天一晚，心心念念准备下撤。

5月4日，“营地向导的对讲系统三次指示我们前往数百米开外的停机坪等候直升机，三次都在到达停机坪后被告知因天气原因直升机无法抵达。人生第一次在海拔5360多米的地方凑够了1万步。”

5月5日，在飞抵中转地卢卡拉之后我又被告知：前往加德满都方向天气不好，再次原地等待直升机起飞。这直接导致我错过了当天中午回国的航班，而回国航班是两天一趟。更让人后怕的是，当天我所乘直升机归属的航空公司，有另一架直升机于上午失联，并在中午被发现并确认坠毁。机上5人受伤，其中一人伤重不治……事后分析，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那起飞行事故。

这还不算完。当天，湖南省登山队也有部分队员下撤至加德满都进行低海拔休整恢复。他们乘坐的同一家航空公司的直升机，居然在半路因故障返航！

回想起当天种种状况，大家在晚餐时不约而同地感慨：感谢上天“不杀之恩”！

据说，尼泊尔当地许多探险公司会重金购买高山天气预报，但即便如此，“不确定性”依然是唯一可以被确定的事情。

只能说，这样的不确定性，或许恰恰是登山运动魅力的一个侧面吧。尽一切可能做好自己能做的，其他的交给运气，这是体育最让人“上头”的地方。

看勇气，还得看天气